

<<凋谢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凋谢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8628264

10位ISBN编号：7508628268

出版时间：2011-10-12

出版时间：中信出版社

作者：[美] 劳伦·迪斯特法诺

页数：342

译者：容晨阳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凋谢>>

### 内容概要

在不久的将来，人类正在凋谢。

变异的病毒肆虐全球，所有的男孩只能活到25岁，女孩则是20岁……

16岁的少女莱茵被绑架，卖到一座神秘的大宅里，成为繁衍后代的“新娘”之一。

豪宅的少年主人林登是真的爱上她了，还是把她当成挚爱前妻的替身？

怎么也走不到头的宅院，在背后操纵着一切的管家，还有地下室里的恐怖实验。  
这一切的背后，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？

莱茵唯一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逃离这里，她能成功“越狱”吗？  
她能打破20岁的死亡诅咒吗？

<<凋谢>>

作者简介

劳伦·迪斯特法诺

毕业于位于美国康涅狄格的阿尔伯图斯·马格努斯学院，获得英语文学学士学位。

《凋谢》是她的第一部小说，也是“时光新娘”三部曲的第一部。

美国西蒙与舒斯特出版集团总编看了《凋谢》的初稿后，大为赞叹，立刻花50万美金天价签下了她。目前，“时光新娘”系列已经卖出多国版权，将陆续与各国读者见面。

<<凋谢>>

书籍目录

- 1.我，是沉默的羔羊
- 2.垂死的“第一妻子”
- 3.另一个世界的罗斯
- 4.荒诞的婚礼
- 5.“你丈夫是你到外面去的唯一通道”
- 6.就在那儿，罗斯死了
- 7.橘树林的报复
- 8.情窦初开
- 9.谜样的珍妮
- 10.温室里的妻子们
- 11.飓风！  
逃出这里的最好机会！
  
- 12.昏迷不醒
- 13.莱茵，你的名字是自由
- 14.塞西莉的好意永远不会长久
- 15.离自由最近的一刻
- 16.沃恩的警告
- 17.珍妮房中的不速之客
- 18.珍妮去了地下室
- 19.临产
- 20.浴血的婴儿
- 21.放一把火
- 22.珍妮的时间不多了
- 23.最后一支舞
- 24.失落的母亲
- 25.不说再见
- 26.逃离近在咫尺
- 27.无边的远方

## &lt;&lt;凋谢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1.我，是沉默的羔羊 我等待着。

一直被关在车厢内，睁眼闭眼都是黑暗，我几乎快忘记了眼皮的存在。

女孩们像老鼠似的蜷缩在一起，凝视着黑暗，随着车子的颠簸晃动着。

有个女孩摸到车厢内壁，开始尖叫，用力拍打--传来金属质的回声--但其他人都无动于衷。

我们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开口说话，只是把自己掩藏在更深的黑暗之下。

门，开了。

突如其来的亮光让人恐慌，像从产道迎来外面世界的光亮，照亮内里幽暗的同时，也带来死亡。

我和其他的女孩们都害怕得直往毯子里缩，不想“出生”，也抗拒“死亡”。

被放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忘了要如何迈开脚步。

不知道有多久没能下车走路了？

几小时？

几天？

我们跌跌撞撞地走出去，广阔晴朗的天空一如既往地悬在头顶。

我和其他女孩站成一排，几个穿灰外套的男人来回打量我们。

我听说过这种事。

在我的家乡，长期以来不断有女孩失踪。

有的晚上睡着觉被掳走，有的大白天在路边就不见了。

邻居家女孩就失踪了，再之后，她全家人就都搬走了，可能是去找她，也可能是知道她再也回不来了，就索性离开这个伤心地。

这回，轮到我了。

我只知道有女孩失踪，但失踪后会发生什么事呢？

会被谋杀弃尸吗？

还是会被卖到妓院？

这些不是没有发生过，而最后一种可能--就是我将会成为新娘。

以前在电视上看到过，一个快到25岁死亡年龄的有钱男人搂着好几个十来岁的新娘，她们漂亮的脸上写满了不情愿。

没被选上的那些女孩不会在电视上露面。

她们有的被卖入红灯区的妓院；有的被搜捕人杀死在路边，却懒得处理善后，任由她们双眼瞪着灼人的太阳，慢慢腐烂；还有的则永远不知去向，留给家人的就只有疑惑。

病毒导致当代女性的寿命骤减至20岁，所以被抓来的女孩都在13岁左右，身体发育成熟，足以繁育后代。

灰外套的男人估量我们的臀部宽度，确认是否具备良好的生育基础；掀开我们的嘴唇，通过牙齿判断身体是否健康。

一个女孩吐了，可能就是刚才尖叫的那个，她擦了擦嘴，颤抖着，害怕极了。

我定定地站住，决意不出头，也不出手。

在一排半睁着眼睛的垂死女孩中间，我觉得自己活力十足，心脏在胸膛中怦怦跃动，却几乎感觉不到别的女孩的心跳。

在黑暗中随着货车颠簸的这段日子里，我们早已融合成一个整体。

我们这群无名之辈，共存于怪哉地狱。

我不想凸显自己，也不要凸显自己。

尽管这样，还是有人注意到了我。

他在我面前踱来踱去，任由“灰外套”对我们左戳右捅，检查合格与否。

他好像陷入深思，又带着一脸喜悦的表情。

他绿色的眼睛像两个惊叹号，看到我时，咧嘴笑了，金光一闪。

真不寻常--他这么年轻，还不到镶金牙的年纪啊？

## &lt;&lt;凋谢&gt;&gt;

他继续转悠，我赶忙低下头，盯着自己的鞋子。

笨蛋！

为什么要抬头看？

！

凡是看过我的人，一眼就会注意到我两只眼睛不同寻常的颜色。

“金牙”对“灰外套”们说了几句话，那些人看看我们，好像谈妥了交易。

然后他朝着我站的方向笑了笑，就上了另一辆车，呼啸而去，车轮扬起的小石子纷纷落地。

十来女孩--连同刚才呕吐的那个--都被赶回货车，一个“灰外套”跟在她们后面。

算上我在内，现在只剩三个女孩了，我们中间还隔着她们离开后留下的空位。

那些“灰外套”又交头接耳了一会儿，然后对我们说：“走吧！”

“我们移动脚步，唯一的去处只有一辆停在碎石路上的豪华轿车，后车门敞开着。

这时，我们距离公路并不远，还能听到车辆飞驰而过的声音，远远地看到傍晚紫色雾霭中的城市街灯开始亮起来，我认不出这是哪里，这荒凉的路途和返家的拥挤街道相去甚远。

我迈开脚步，跟在另外两个被选中的女孩后面上了车。

一扇暗色玻璃窗把司机和后座隔开。

就在车门关上之前，我听到其他女孩聚集的那辆车上有点动静--那是一声枪响，我知道这只是个开头，只是接下来我会听到的十几声枪响中的第一枪。

我醒来时，浑身是汗地躺在一张缎面床上，心脏急促跳动，恶心反胃。

我第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就是把身体挪到床垫边，俯身吐在华丽的红色地毯上。

就在我吐得喘不过气的时候，有人拿着抹布开始清理呕吐物了。

“每个人对催眠气的反应都不一样。

”他轻声说。

“催眠气？”

”我含混不清地问，正想用白色蕾丝花边的袖口擦干净嘴巴时，他递过来布餐巾--也是华丽的红色。

“是从轿车的通风口吹进去的，”他说，“这样你们就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了。”

”我想起在轿车里，我们和司机之间隔着玻璃窗，那应该是不透气的。

我还模糊地记得从四周的通风口呼地喷进的一团气体。

“另一个女孩，”这男孩一边对着呕吐物留在地毯上的污渍喷上白色泡沫，一边说，“她发疯似的往卧室窗户上撞，太不理智了。

窗户肯定都是锁死的，而且还装了防碎玻璃。

”虽然他说出的话很可怕，但他的声音低低的，语气里甚至还有一丝同情。

我转过头去，看到窗户关得紧紧的。

窗外一片明亮的绿色，与远处的蓝天相接，比我家周围的景色美得多。

我家窗外就只有黄土和母亲花园里那些枯萎的花草，我曾经想试着让它们恢复生机，但最后也没能做到。

从走廊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尖叫声，让这男孩紧张了一阵。

但他接着埋头把白色泡沫擦洗干净。

“我帮你吧。

”我主动说。

虽然把地毯吐得一塌糊涂，但刚才我还一点儿也没有感到羞愧，因为自己是被人胁迫来的。

不过现在，我知道这男孩不是要谴责的对象，他跟那些把我弄来这里的穿灰外套的搜捕人不是一伙的--因为他年纪太小了，可能跟我差不多大。

说不定他也是被迫来到这里的。

虽然我从没听说有十来岁的男孩失踪。

不过50年以前，病毒刚出现的时候，女孩们也很安全，所有的人都很安全。

“不用了，已经擦干净了。

”他回答说，然后拿开抹布，地毯上已经看不出污渍了。

## &lt;&lt;凋谢&gt;&gt;

他拉开墙壁上的一个把手，那是一个垃圾道的张开口。

他把抹布扔进去，再松开手，垃圾道又紧紧关闭。

他把刚才的那罐白色泡沫清洁剂塞进围裙口袋，继续本来要做的事--从地板上端起银质托盘，放到我的床头柜上。

“要是你感觉好些了，就吃点午饭吧。

这次不会再让你昏睡过去了，我保证。

”他看上去好像露出微笑，但只是好像，然后神情专注地依次掀开扣在饭食上的金属盖子。

里面有一碗汤和一小盘蒸蔬菜配土豆泥，上面浇着肉汤。

我被人绑架，被下药，被锁在这个地方，却可以享用美味的午餐。

这种感觉糟透了，我差点儿又要吐出来。

“那个撞窗户的女孩--她怎么样了？”

”我问他。

我不敢提起走廊那头尖叫的女人，也确实不想打探她的情况。

“她冷静下来了。

”“还有一个女孩呢？”

”“她今天早晨就醒了，我想房子主人带她去参观花园了吧。

”房子主人。

听到这个词，我感到一阵绝望，又重重地躺回枕头上。

这座大楼归房子主人所有。

搜捕者满街搜寻合适的目标，绑架来卖给他们。

没被挑中的女孩，碰上仁慈的搜捕者会被卖到妓院，但我遇见的那些“灰外套”，却把她们赶到货车，全部枪杀。

第一声枪声一遍一遍地回响在我被催眠气迷昏后的梦境中。

“我到这儿多长时间了？”

”我问他。

“两天了。

”他递给我一杯热饮，我本想拒绝，但看到拴茶包的细绳垂在杯子外面，而且闻到了香气。是茶。

我和哥哥罗恩每天的早餐和晚餐都会配茶。

这种香气就跟我家的一样。

那时母亲总是站在炉子边上，一边等着水烧开，一边哼着曲子。

我晕沉沉地坐起来，接过茶杯，端近了，深深嗅着茶香。

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忍住眼泪。

男孩肯定感觉到这茶给我带来的巨大情绪波动，肯定感觉到我要作出夸张的反应，像是号啕大哭或像那个女孩一样发疯地去撞窗户，所以他已经起身朝房门走去。

他静静地走了，头也不回，把我一个人留给悲伤。

但眼泪并没有流下来，我把脸压在枕头上，迸发出骇人的、像野兽般原始的尖叫声。

我以前从没想到自己能发出这样的声音。

这种愤怒，是我从未体验过的。

2.垂死的“第一妻子” 男性25岁死亡，女性20岁死亡。

我们的寿命缩减到跟昆虫差不多。

70年前，科学家攻克了一度盛行的能感染人体所有的器官、并夺走亿万人生命的癌症，他们完善了新生儿的基因，提高了新一代幼儿的免疫系统机能，根除了所有的过敏症状和季节性小病，甚至还能抵御性接触带来的病毒。

这种新技术出现后，女性孕育出的婴儿百分之百都是健康无病的。

成功研制出的零缺陷胚胎保障了一整代人群的健康。

现在那代人大多还活着，正优雅地步入老年。

## &lt;&lt;凋谢&gt;&gt;

他们是无畏的第一代人，几乎可以说是永生不死的。

当时没有人能预计到健康强壮的第一代人会招致何种可怕的后果。

他们曾茁壮成长，如今仍身强体壮，但他们的孩子、他们孩子的孩子却出现了问题。

我们是新一代，生来健康强壮，可能比我们的父母还要健康，但新一代男性的寿命只有25岁，女性只有20岁。

50年来，世界一直笼罩在新生代子女相继死亡的恐慌中。

搜捕人以绑架漂亮女孩为谋生手段，把她们卖给拒绝接受现状的有钱人家当新娘，以繁育后代。

这种结合下出生的孩子都是实验品。

至少我哥哥总是带着厌恶的语气这么说的。

他以前很想了解病毒致命的原因，总缠着父母追问那些没人能解答的问题。

但后来，我们父母的死彻底击碎了他的好奇心。

这个曾经激进地梦想拯救世界的人，现如今却无情地嘲笑那些正试图拯救世界的人们。

当时我们俩都不确定被搜捕人抓走后会发生什么。

现在，似乎我会先找到答案。

我穿着蕾丝睡衣在卧室里来来回回地走了好几个钟头。

房间整体装修过，好像在等着我的到来。

内置壁橱里挂满衣服，我往里瞧了一会儿，看看有没有通往阁楼的门。

我父母房里的壁橱就连着阁楼，但这个卧室的结构不一样。

房间里还摆着配套的黑色抛光木质梳妆台和矮凳。

墙上挂着常见的油画--落日下沙滩野餐的场景。

墙纸是纵向攀长的玫瑰藤蔓，滋生着花蕾，这图案让我想起监狱牢房的铁栏杆。

我不敢照梳妆台的镜子，害怕看到自己身处牢房，我会立刻疯掉。

我推推窗户，它纹丝不动，不过窗外景致也已尽收眼底。

太阳正要落山，满天的金黄粉红；花园里盛放着大片大片的鲜花，草地修剪成深浅不一的绿色条带状；有几处淌着涓涓细流的泉眼；靠近大楼的地方有个用树篱圈起来的地上泳池，池水泛着不自然的蔚蓝色。

我想这就是母亲在后院种植百合时所梦想的花卉天堂。

在那里，百合花扎根于灰尘污泥，却仍生机勃勃，茂盛茁壮。

只有母亲生前才能把后院伺弄得花团锦簇。

除了我家的花，城里花店还有快要枯萎的康乃馨，店家把它们染成粉色或红色，搭配红玫瑰，在情人节时出售。

花店橱窗里的玫瑰看上去像塑胶花或干花的样子。

它们和人类一样，都是实物的化工复制品。

送来午餐的男孩提到有个女孩正在花园散步，我思忖着房子主人是不是很仁慈，能允许我们自由外出。

我对他们一无所知，除了年龄--他们要不未25岁要不将近70岁--后者是第一代人，为数甚少。

到现在，第一代人看够了子女们过早死去，他们不愿在另一代人身上做试验，有人甚至参加抗议集会，恶意暴乱，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。

哥哥没有等到我下班回家，会马上意识到出了问题。

我已经失踪3天了，他肯定急疯了。

以前他总提醒我当心整天在城里街道上慢慢转悠的不祥的灰色货车。

但带走我的并不是这种货车，我当时根本没看到车。

独自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想起哥哥，我不再自哀自怜。

这样没有任何意义，只会适得其反。

好好想想！

肯定能逃出去。

窗户确实打不开，壁橱里装满了衣服，那男孩扔掉脏抹布的垃圾槽也只有几英寸宽。

## &lt;&lt;凋谢&gt;&gt;

如果我赢得房子主人的喜爱，说不定就能得到足够的信任，可以独自去花园散步。

从窗口看去，花园好像大得没有尽头，但终点肯定在某个地方。

也许我可以从树篱钻出去或翻过围墙找到出口。

也许房子主人会带我这个新娘出席公共场合，参加有电视转播的聚会，四处炫耀，这就有机会让我偷偷溜进人群。

我在电视上看到过很多满脸不情愿的新娘，总是奇怪她们为什么不逃走。

或许因为镜头避开了困住她们的保安系统。

现在我开始担心自己是否永远没有机会参加聚会。

因为我知道，需要长年的努力才能得到房子主人的信任。

可是再过4年我就20岁了，就要死了。

我转了转门把手，让人吃惊的是竟然没上锁。

门吱呀一声开了，外面是走廊。

某处钟声滴答作响。

走廊上有几间房，大多数的房门都是关着的，上着锁定插销。

我的房门上也有插销，但没有锁上。

我慢慢走过去，光着脚踩在华丽的绿色地毯上几乎没有一点儿声音。

我经过一扇扇门，侧耳倾听，探寻是否有人在里面。

但只有走廊顶头的房间有声音，房门留着一个缝隙，呻吟声，喘息声从那里传出来。

我呆立在门外。

如果我走进去撞上房子主人正在使他的妻子受孕，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。

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--也许会被杀死或被命令加入他们--我无法想象这两种可能哪个更糟。

但似乎有些不对劲，里面只有女人的声音，就她一个人。

我小心翼翼地透过门缝瞥了一眼，然后推开了门。

“是谁？”

“那女人喃喃地问，紧接着开始猛烈地咳嗽起来。”

我走进去，看见她一个人躺在缎面床上。

这间房里的装饰远比我那间华美得多，墙上挂着小孩的照片，窗户敞开，窗帘随着风波浪般飘起。

这里看上去有人居住的气息，而且很舒适，一点儿都不像监牢。

床头柜上放着一堆药片和带滴管的药水瓶，还有半空的玻璃杯，杯底似乎还残留着一些带颜色的液体。

她用胳膊肘支起上半身。

跟我一样，她有一头金黄的秀发，但是在暗黄色皮肤的映衬下显得毫无生气。

她眼神张狂，盯着我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莱茵。”

“我轻声报上真名。”

太慌乱了，真话脱口而出。

“这地方多美啊！”

“她说，‘你见过这些画吗？’”

“她肯定是神志不清了，我根本不知道她在说什么。”

“没见过。”

“我只有这么回答。”

“你没把我的药拿来。”

“她说，然后心满意足地松口气，躺回那片枕头的海洋里。”

“没有，”我说，“我应该拿来什么吗？”

“很明显她就是疯了。”

我得赶紧借机离开，也许还能返回房间，她也会忘了我曾经来过。

“留下来，”她说，拍了拍床榻边，“我烦透这些治疗了，他们怎么就不能让我干干净净地死掉”

## &lt;&lt;凋谢&gt;&gt;

？

” 这就是我当上新娘后的未来命运吗？

困在这里，连死亡的自由都没有？

我在她身旁坐下，立刻被药物和腐败的气味淹没，不过还隐约闻到些宜人的香气--是干燥花瓣的香气，包围着我们，到处都是，让我想家。

“你撒谎，”她躺在床上说，“你根本不是来给我送药的。

” “我从没说过我是来送药的啊。

” “那你到底是谁？

”她伸出一只颤抖的手摸摸我的金发，挑起一绺仔细查看，突然她眼睛里涌出骇人的痛苦神情，“啊，你是来替代我的，你几岁了？

” “16岁。

”我回答说，又一次在惊骇之下如实禀告。

替代？

她是房子主人众多妻子中的一个吗？

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眼睛里的伤痛渐渐消散，转变成别的，几乎是母性的眼神。

“你恨这里吗？

”她问。

“恨。

”我说。

“你应该去游廊看看。

”她闭上眼睛，微笑着，手顺着我的头发滑落。

她开始咳嗽，血从嘴里喷出来，溅到我的睡衣上。

我曾经做过噩梦--梦见自己走进房间，看到父母都被杀死，躺在一地的鲜血中。

在那些梦境里，我永远站在门口，被吓得挪不动脚步。

现在，我感觉到相似的恐怖。

我想逃，逃到任何地方，只要不在这里就行，但却还是挪不动双腿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咳嗽、挣扎，我的睡衣也被染得更红。

我还感觉到她的血留在手上和脸上的温热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。

最后，有个人跑来，是第一代的上年纪的女人。

她端着金属盆，里面盛的肥皂水晃荡作响。

“啊，罗斯夫人，您不舒服怎么不按铃叫我呢？

”她说。

我赶忙站起来，朝门口走去。

这个端着水盆的女人甚至都没注意到我。

她扶着正咳嗽的罗斯坐起来，脱下她的睡衣，用海绵蘸着肥皂水给她擦洗。

“水里有药，”罗斯咳嗽着抱怨说，“我闻见了，到处都是药味。

你们就让我这么死了吧。

” 她的声音听上去那么骇人，那么痛苦，我反而忘了自己的处境，可怜起她来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？

”身后响起严厉的低声责问。

我转身看到早些时候给我送来午餐的男孩，他一脸的紧张：“你怎么出来了？

赶快回房间去，快去！

”这是在噩梦中从来不曾出现的场景，有人推了我一把。

我很感激他，赶紧朝敞着门的卧室跑回去，不料中途撞在一个人身上。

我抬头看，认出这个伸出胳膊拦住我的人。

他笑起来的时候，从嘴角露出一丝金光。

## &lt;&lt;凋谢&gt;&gt;

“嗨，你好啊。”

”他说。

我不明白他的微笑有什么含义，不知道他是包藏祸心的还是善意的。

不过，他立刻注意到我脸上和睡袍上的血迹，然后一把推开我，朝罗斯的卧室奔去，她还在剧烈地咳嗽着。

我跑回自己的卧室，扯下睡衣，用干净的部分擦去身上的血迹。

然后蜷缩在床上，盖上被子，双手捂紧耳朵，想躲开那些可怕的声音，躲开这个可怕的地方。

门把手转动的声音吵醒了我。

先前给我送午餐的男孩这次又端着个银质托盘。

他没有看我，径直穿过房间，把盘子放在床头柜上。

“这是晚餐。”

”他说，声音很严肃。

我蜷缩在毯子下，仔细看着他，可他一眼也没看我，从地上捡起溅有罗斯血迹的脏睡衣，扔进垃圾槽。

这过程中，他甚至连头都没抬，然后就要转身离开。

“请等等。”

”我说。

他立定，背对着我。

我并不了解他--只知道他很不显眼，同我年纪相仿，现在似乎不像我期待的那样愿意待在这里--但我需要他留下陪我，哪怕只有一两分钟也好。

“那个女人，”我说，拼命在他离开前找到话题，“她是谁？”

”“她叫罗斯，”他答道，“是房子主人的第一妻子。”

”管家们都有第一妻子，排名并不按结婚的先后次序，而是代表着权力。

第一妻子可以参加所有的社交活动，她们和房子主人们一起出席公共场合，而且很显然，她们还享有打开窗户的特权。

总之，她们是房子主人们最宠爱的人。

“她身体不好吗？”

”“感染了病毒，”他说，转过身来面向我时，脸上带着真挚的好奇神情，“你以前没见过被病毒感染的人？”

”“在这之前都没有。”

”我回答。

“连你父母也没见过吗？”

”“没有。”

”我父母是第一代人，50多岁时生下哥哥和我，他们那时都还很健康。

但我不确定是否要告诉他这些。

所以改口说：“我极力避免想起那些病毒。”

”“我也是。”

”他说，“你走后她还问起你。”

你叫莱茵？

”“这会儿，他终于肯看着我了，所以我点点头，然后猛地意识到自己在毯子下面什么衣服也没穿，就赶紧把毯子拉过来，紧紧地裹严实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”“加布里埃尔。”

”他回答说，脸上似乎又浮现出微微的笑意，但在可怕事实的重压下迅速凝结。

我想问他在这个可怕的地方做什么，虽然这里有美丽的花园，清澈碧蓝的游泳池和修剪对称的绿色树篱。

我想知道他从哪里来，是否打算回家。

我甚至想告诉他我的逃跑计划--如果我曾经制订好计划的话，就是那个。

<<凋谢>>

但这些想法很危险。

如果哥哥在这里，他一定不让我相信任何人。

他一直是对的。

“晚安，”那男孩--加布里埃尔说，“你应该先吃点儿东西然后去睡觉。

明天可是个重大的日子。

”他的语气暗示我明天会出现什么可怕的事。

他转身离开时，我注意到他的腿有点儿跛，下午那会儿还不是这样。

在薄薄的白色制服下，我看到淤青开始成形。

是因为我吗？

他是不是因为放我跑到走廊去而受了惩罚？

有太多问题我没来得及问。

然后他走了，我听到门锁转动的咔哒声。

.....

<<凋谢>>

编辑推荐

误入豪门，步步惊心在这个人类日渐凋谢的世界里，男孩只能活到25岁，女孩则是20岁。多一步擦肩，就再不能相见。如果不喜欢《凋谢（“时光新娘”三部曲之一）》，只能说明你老了。年轻，就要活在幻想的世界！

<<凋谢>>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